

## 《回家过年》 (作者:张启营)

40年前的今天我成了一名知青,记述一段回北京探亲的难忘经历以作纪念,并向当年同情过、帮助过知识青年的人们致意。

### 一:介绍信

陕北的冬天有多冷,只要到黄河边看一看就知道了。那波涛翻滚、浪声荡谷的河水到了冬天竟悄悄无声,只有站在五尺厚的冰面上才能听到闷在冰层下带着冰块的水冲撞的隆隆声音。连那咆哮喧天的壶口瀑布也躲到厚厚的冰帘后面无声无息。农村也像那黄河一样没有了声息,除了隔三差五给牲口铡草以外,什么活都没有。这是我们回北京探亲的时候了。

跟弟弟商量了一下,他让我先回去,怕两个人一起回去家里粮票不够。回北京得先到公社开介绍信。刘主任似乎知道我的来意,还没等我把话说完就打着官腔说,"超哈(留下来)跟贫下中农一害里(一起)过个革命化春节吧。"

我也知道刘主任不会痛快,早就准备好了第二招,装模作样地犹豫了一番之后便顺应着说,"也好,超哈就超哈。"

"好太太咧(太好了),"刘主任眯缝着眼满意地说。

"要是能给贫下中农做一点北京点心,这个年就能过得更扯溜(痛快)了,刘主任,您说咋相(怎么样)?"

"对着咧。"

"可是做点心需要糖,刘主任能开个买糖的介绍信吗?"

"这个莫麻达(没问题),"说罢,刘主任从抽屉里拿出公社信笺,用自来水笔写道:"壶口公社供销社,经革委会批准,兹介绍西塬知识青年小组在你处购买白糖二两,请准予购买。此致,革命敬礼。壶口公社革命委员会"。

写好了买糖的介绍信,刘主任又伸手从抽屉里拿出了自己的权利象征,在印泥上使劲按了两下之后,把图章盖在了买糖介绍信上。我拿着介绍信,一边道谢,一边急急忙忙往外走。只听刘主任在后面叮嘱,"做好了点心别忘了给额(我)也拿两个来。"在公社大院的角落里,我从口袋里掏出一面小镜子,用袖子擦了擦,趁图章的红色油墨未干,小心翼翼地把图章印在镜子上,然后朝镜子上哈了一口热气,马上又把镜子压在一张信纸的右下角上,捂在手心里几秒钟后,一张空白介绍信便诞生了。至于那张买糖介绍信,回去放在草酸里浸泡一会儿,用钢笔写的字便无影无踪了,而图章的红色油墨却丝毫不受影响。像这样的鬼伎俩在知青中流传很多,在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到了广阔天地还真派上了不少用场。

就这样我有了两张空白介绍信。在一张上写好回北京的理由,另一张保留作为南下看望父母的"路条"。父母双双都被扣上反动权威和特务嫌疑的帽子,分别被下放到江西和湖北的干校接受劳动改造。他们两年没回家了,我打算这次回北京后南下去看他们。

## 二:"小路"

里面穿上了"还乡服",外面套上打着补丁的棉大衣,东方微微发白就出发,沿着弯曲的川河走了一天,到了宜川县城已经完全黑了。车马店的老板不知道在忙什么,见我进来只一摆手说没地方。我给他看介绍信,他连头都不抬还是摆手。我拿出一包烟请他抽,他才停下来,接过我递给他的烟。有烟好办事,碰了几次钉子以后才总算记住了,出门要带上一两包。把我给他的一包烟揣进口袋,老板才收了住店费,从身后的大柜子里取出一床被子,带我到住宿的地方。

车马店里面是个大院,右侧是牲口棚,拴着几头驴,左侧是人住宿的地方。房间里是一个大通铺,已经有几位知青坐在铺上打牌,还有两位老乡躺下了,忍受着打牌的喧闹。我找了个空位安顿好,跟那几位知青寒暄了两句,看他们打牌。

就在这时,隔壁的房间里传出悦耳的女声二重唱,是用俄文唱的俄罗斯民歌"小路"。Вьётся дальняя дороженька, стелется задымкой горизонт...高音轻柔,低音浑厚,和

声配合默契，演唱者显然才华横溢，必定是当年一零一之类尖子学校的高材生。动人的歌声把人带回到学校学习的愉快年代，让我想起教俄文的马老师拉着手风琴，在新年联欢会上跟同学们一起用俄文唱歌的情景。谁会想到，几年前在北京火车站，上百人高唱"小路"挥泪与亲人告别，如今在远离家乡亲人的一个山沟里的车马店又听到了这优美悲伤的歌曲。歌声在冰冷的房间内萦绕，慢慢消失。牌友们放下了手里的牌，静静地听着，然后热情地高喊"再来一个"，却只听到隔壁轻轻的哭泣声。

第二天清晨在汽车站买票，我看到了那两位女生。她们穿着厚厚的蓝色棉大衣，手上戴着蓝色的棉手套，白色的大口罩上面露出两双忧伤的眼睛。一位女生的红色围巾是死气沉沉的四周唯一鲜亮的颜色，围巾下散落着几绺未经梳理的头发。上车以后却再也没有看见她们了，也许她们乘坐别的车要去别的地方。

不管她们去哪儿了，我相信在经过更多磨难之后，她们一定找到了归属自己的人生。多少年以后，每次到北海公园，看到那些下岗退休的中年人在愉快地唱着当年伴随他们度过艰难青春的俄罗斯歌曲的时候，都会想到那两位女生。说不定在白塔湖畔尽情歌唱的人中就会有她们。在我收集的俄罗斯歌曲中，有许多不同版本的"小路"，唯独那"车马店版"最令人难忘。

### 三：难民

汽车在山路上颠簸了一天，当眼前豁然开朗，山脚下出现一片辽阔平原时，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舒畅痛快的感觉。汽车在夜幕中抵达了临潼，火车站里耀眼的高压水银灯给周围的一切罩上一层惨白。板凳和地上躺满了等候火车的旅客。卖票的窗口上方挂着"军人优先"的牌子，几位军人正在合法行使自己的优先权利。看了一下黑板上到北京的票价，大约是我一年的劳动所获，心里一阵恼怒，决定扒车回家。

顺着车站外的铁丝网走了几百米，已经没有路灯了，周围一片漆黑。我翻过铁丝网，跳进了车站的外端。几列货车停在轨道上，听说华山有土匪，常下山打劫，所以看到黑暗处有烟头的闪亮，吓得急忙从一辆车厢下面钻过去。辨认清楚东南西北后，我就爬上一辆敞着门的空货车，等待任何东行的列车出发。只要是向东开，不是到郑州，就是从三门峡北上进入山西，都会离北京越来越近。

不知过了多久，突然从右到左传出一连串“咣唧唧”的响声，一列煤车开始缓慢的向东移动。我赶忙跳下货车，蹿过轨道向那列火车跑去。就在这时，黑暗中出现了跟我一样向火车奔跑的人群。我顾不上他们是谁，先抓住了一辆煤车外边的梯子，爬上了煤车。在我后面，一个人紧跟着也爬了上来。我定神一看，是一位农村妇女，背上还捆着一个孩子。她跨上来以后，转身去拉她后面的一个人，那个人竟是一位小脚老太婆。只听车前车后呼唤着人名，“娘，上来了没？”，“秀儿，快些跑...”。车下的人像一群蚂蚁一般还在追赶速度越来越快的火车。人一个接一个地爬上来，呼喊着的喘息着，直到火车把下面的人甩到了后面。

前呼后应的声音平静了下来。煤车是空的，大家各自找到自己的角落坐了下来，我也坐下来开始打量同车的旅客。她们全部是妇女，有怀抱幼儿的母亲，有裹着小脚的老太婆，有应该在学校读书的学童。我身边的妇女打开包袱，拿出一条破旧的毯子把自己和孩子包了起来。我忍不住问她，“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她们是从焦裕禄书记领导下战天斗地的兰考来的。男人都出去修路了，女人带着孩子沿着陇海线逃荒要饭已经几个月了。

火车进入全速，寒风掺夹着火车头喷出来的煤灰打在脸上生疼。我以为我们在陕北窑洞的生活是社会的最底层，我们村缺粮断顿只是山沟里的个别现象。但看到这些难民，我震惊了。新中国怎么还会有在生死线上如此挣扎的农民？电影上看过旧社会逃荒要饭的农民，三年自然灾害听说过饿死人的事，但当我亲眼见到这些贫苦的农民在文化大革命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下为了一口饭而四处奔波流浪的惨状，心里第一次产生了一种可怕的怀疑政府宣传的想法，难道党在欺骗我们，《美国之音》在说实话？不知是因为寒冷还是恐惧，我竟哆嗦起来。

#### 四：菩萨

火车继续在寒风中行驶，走走停停。我一夜没合眼，脚也冻得有些麻木。黎明时分火车似乎到了目的地，有经验的难民们知道火车不会再往前开了，便打起包袱，前前后后招呼着自己的亲人，爬下车去，然后成群结伙，像一群黑色的羊，消失在清晨的浓雾中，开始了另一天谋生的乞讨。怀着侥幸心理我在车上又呆了一会，见火车真的不走了，最后也爬了下去，东张西望不知去向。从周围的景致看似乎到了一个城镇，铁路旁有一条公路，前方不

远有一座建筑，好像是车站，就顺着铁路朝前走。果然，那个建筑是襄汾火车站。到了山西了。

襄汾火车站的街上有一些商店、饭馆，但都还没开门，四周冷冷清清。车站内横七竖八躺在板凳和地上的旅客也都沉沉酣睡。透过晨雾听到有动静，便顺着声音来到车站外。一个老太太正在车站旁边一个小摊子打点着生火卖江米醪糟。我又冷又饿，凑到老太太的炉子跟前，伸出手烤火，问醪糟怎么卖。

"带鸡蛋一毛五一碗，不带鸡蛋一毛，"老太太一边生火一边回答。

"来一碗不带鸡蛋的，"我犹豫了片刻，决定省五分钱。

我给了老太太一毛钱，继续烤着火，看着老太太煮醪糟。不一会儿，醪糟的香味开始随着蒸汽飘了出来，我已经垂涎欲滴了。这时，老太太伸手从一个罐子里取出一个鸡蛋。

"我不要鸡蛋，"我急忙提醒老太太。

"娃命苦，吃吧，"老太太把鸡蛋打到煮醪糟的砂锅里，片刻后，连醪糟带鸡蛋盛到一个碗里递给我。

我感动得不知道说什么好。一碗热腾腾的醪糟吃下去浑身暖烘烘的。我当时的样子一定非常狼狈，眼圈发黑，嘴唇发紫，惨白的脸上沾着火车的烟灰，大衣和裤子上蹭满煤渣，站在微微晨风中颤抖。在那个人妖不分、黑白颠倒的年代，我遇到了一位相濡以沫同情我的老太太，她简直就是菩萨的化身。"娃命苦，吃吧，"五个字，代表了普通中国老百姓的仁爱之心。我永远忘不了襄汾火车站那位老太太慈善的面孔。40年后的今天，每次我在家里煮醪糟，都会打个鸡蛋，情不自禁地对自己说"娃命苦，吃吧"。

## 五：师傅

上路已经两天了，行程刚走完一半。我觉得十分疲倦，决定善待自己，便混上了一列开往北京的客车。车上挤满了人，好不容易在两辆车厢衔接的地方找到一块空间坐下。几

个小时后，火车过了太原，开始查票了。躲避查票最好的藏身之处是厕所，可是挤过人群，每一节车厢的厕所都有人。我继续往前挤，来到餐车。餐车门上挂着一个“暂停营业”的牌子。正不知所措，听到有切菜的声音，便顺着声音走进了厨房。一位年轻的师傅见我探头进来漫不经心地问，“没票吧？”

我嗯了一声。

“坐那儿去，”他指了指厨房里的一个装菜用的木箱，“这儿没人查票。”

我在那个木箱上坐了下来，看着年轻的师傅切菜，心里还是提心吊胆。听说凡是被抓到的没票蹭车的知识青年，都要送到石家庄砖厂干苦力，搬砖一个星期，一天两个窝头，然后遣送回原插队的地方。年轻的师傅大概是见我这样儿的见多了，也没心思跟我说话。过了一阵子，当他把切下来的大把的菜帮子仍进垃圾桶里，我忍不住跟他说，“师傅，我们那儿连这菜帮子都吃不着。”

“我知道你们那儿挺苦的，”年轻的师傅这才打开话匣子跟我聊了起来。原来，他是北京长辛店中学初中生，因父亲退休才来顶替父亲列车大师傅的工作，不然也跟着姐姐去陕西插队了。他知道陕北知青过的是什么苦日子，知道为了一口水要到几里外的山沟里去挑水，为了一把柴要翻山越岭在沟畔崖边寻找柴禾；他知道干一天活儿只能挣两根冰棍钱，干一年只能分到两百多斤粮食，馊子野菜是家常便饭；他知道姐姐是怎么高烧不退，几乎丧命的，知道有的同学浑身长黄水疮是因为水土不服，营养不良...他什么都知道。我也明白了，年轻的师傅与知青心连心，不知帮过多少知青，坐在这个木箱上心里感觉踏实多了。

好像事先准备好了，他给了我一个印着北京铁路局标记的什么东西，让我到了北京以后，别从右边下车出站台。从左边下车过铁道，往西走有一个铁路员工专用进出口，拿着这个东西出去没人问，出去就是崇文门外大街。

北京华灯初放，却没有节日的气氛。下班回家的人们顶着北风艰难地蹬着自行车，“战无不胜”的革命口号和“坚决打倒”的大字报依然处处可见。商店门口排队买年货的人群是节日即将到来的唯一迹象。然而就是这排队的人群给了我回家的亲切感觉，让我想起往年过节自己跟着奶奶和弟弟去排队买花生瓜子、带鱼粉条的情形。

## 六：眼泪

32路到了中关村，我三步并作两步赶回家，给了奶奶一个意外的惊喜。奶奶看着我难过得一个劲儿地叹气摇头。家里没有饭菜，奶奶要去买些晚饭回来，我抢过饭盒和粮票直奔福利楼。

福利楼餐厅有我小时候美好的记忆，全家人常到这里来吃饭，有时还能碰到学术界名人也带着家人改善伙食或庆祝佳庆。福利楼的糕点部更是不亚于莫斯科餐厅。可是这次来，餐厅里坐满了身穿工作服和军装的年轻人，没有一个能受人尊敬的长辈。一个个风纪扣大敞，叼着烟卷喷云吐雾，筷子和勺子在林立的啤酒瓶之间穿梭，塞满牙祭的嘴一边吧唧，一边不停地聊、笑、骂。

我叫了两个菜，挨着门口找了个空座坐了下来。经过三天艰辛的旅程，终于回到了北京，终于能吃一顿饱饭了，这本来应该是高兴的事，可是看着这酒足饭饱的欢乐世界，我却怎么都高兴不起来。缭绕的烟雾、熏天的酒气让我心里难过，回到北京的亲切感渐渐蒙上了一层怨恨，怨社会不公，世道不平，凭什么这些人可以留在北京整天大吃大喝，我们就得下去受罪。

破衣烂衫、蓬头垢面的我引起了一桌食客的注意。他们斜眼打量了我一下，一个人摆摆手说：“插队的”。三个字不知怎么那么可笑，招惹得一桌人大笑。我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心底冒出一股无名火。可是我没有勇气面对这桌食客，没有胆量为“插队的”伸张正义，象被社会抛弃了的懦夫一般忍受着。雪白的日光灯慢慢变得那么晃眼，碗筷酒杯碰撞的声音那么刺耳，人笑似鬼嚎……北京腔那么难听，油烟酒气那么难闻，衣冠楚楚的狗男女那么令人恶心……周围的一切仿佛是一场噩梦，恨不得一觉醒来回到那朴实宁静的黄土地……

外边飘起了雪花。凄凉的寒风把亲切与怨恨都刮得无影无踪，远处朱门酒肉臭的喧闹声仍在黑暗中飘拂。我拖着疲惫的双腿往回走，脑子里回荡着火车隆隆的节奏声，耳边又响起“小路”悲伤的旋律；黑暗中我仿佛又看到了那些衣衫褴褛的难民，随着眼前又出现了跟着我风里来雨里去的牛群；一对亲密依偎的情侣从我身边走过，让我想起了自己四分五裂的家……今年这个年怎么过呀……想起了窑洞里的艰苦生活，大锅面汤，发霉的棒子面……这日子什么时候是头儿啊……

雪大起来了，一片雪花落在脸颊上，我仰起头望着漆黑的天空，更多雪花扑打在脸上，打得我心里隐隐作痛。我教育好了，改造好了，上学念书有他妈的狗屁用，满手老茧、浑身疮疤是很有必要的……一阵苦涩的自嘲之后，眼泪突然夺眶而出。

那是我长大成人后第一次哭。

唐牧

2009年1月19日